

CHE ★ GUEVARA

格瓦拉 格瓦拉

陶 竣 著



集出版社

che

CHE ★
GUEVARA

格瓦拉 格瓦拉

陶 竣 著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格瓦拉 格瓦拉 / 陶竦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126-6697-9

I. ①格… II. ①陶… III. ①格瓦拉 (Guevara,
Ernesto 1928-1967) —生平事迹 IV. ①K837. 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4918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6 开

印 张: 21

字 数: 312 千字

印 数: 5045

版 次: 2019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6697-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 言

人类未来之命运，取决于其过去与当下的信念与作为。

播善恶之种，收苦乐之果。这在佛界叫作结缘。人类当下的一切俱是结缘。

结善缘的过程艰苦而缓慢，绝难立竿见影；结恶缘的过程同样艰苦而缓慢，恶果兑现却往往急速而暴戾。人类史上多少辉煌文明就这样毁于一旦。

当下的作为如何确保善缘的累积和恶缘的消弭？恐怕要从过去求解。这便是历史的价值。人类当下所经历的一切千奇百怪，历史上皆有不同形式的发生；人类当下遭遇的一切难题，历史上皆有隐喻的答案存在。这便是历史研究的价值。

真正的历史研究，绝不是为当下的一切恶行提供强词夺理的阐释。历史是一面明镜，为人类照彻当下的真实。因而，历史是无情的。但从更高的层次看，历史又是善意的。

活跃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阿根廷裔古巴革命者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是历史赠予当下人类的一面明镜。通过这面镜子，崇高与卑下、勇毅与怯懦、正义与邪恶，无不立现。有意思的是，这位明镜式的人物本身绝非萨特所谓的“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他是不完美的，因而是真实的。但如果将真实当作完美的标准，则他又确是完美的。

切·格瓦拉是席卷世界的红色风暴中的一位超级偶像。他之所以能跨越信仰、意识形态、种族、文化等鸿沟，在全世界人民，尤其是青年人中间赢得普遍而恒久的崇拜，乃是因为他性格中有一种特殊的过滤机能，滤尽一切世俗杂念，纯一地秉持着理想与善愿：他纯粹地善良，一生耿耿于世间的不公；他纯粹地行走，从不停歇疲惫的步伐；他纯粹地战斗，困顿牺牲决不退缩……

他纯粹地帅气，是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俊朗的政治英雄。面对邪恶与不公，他永远金刚怒目；面对苍生，他绽放迷人的微笑。

崇拜者喜欢将切·格瓦拉比作耶稣基督。虽然年少轻狂的格瓦拉曾经草率地谈论过耶稣基督，但他与耶稣基督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他们一生的努力，都不是在为自身结小的善缘，而是为人类结大的善缘；结缘的方式都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人类“赎罪”。耶稣的原型与格瓦拉一样，是热血的凡人青年，但最终都定格为永恒。

本书对格瓦拉的定位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三位一体的英雄。对于后两个主义，恐怕没有多少人反对。而对于第一个主义，即“理想主义”，却有人提出异议。按照他们的理解，理想主义是狂热、无知、乌托邦等等的同义词。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曾经深受理想主义灾难之苦，20世纪更是理想主义灾难的“高发期”。但如果换个角度，人存在的动力即在于“理想”的牵引。没有理想，何以为人？耻谈理想，才是真无知与真怯懦。乌托邦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乌托”总比无所寄托为好。

这正是阅读格瓦拉的意义所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30岁前不曾读过切·格瓦拉，你就不懂得什么叫作“青春激荡”；30岁后仍在读切·格瓦拉，说明你依然胸怀理想。

2002年，《完美的人：切·格瓦拉传》一书的出版给我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荣誉。今天，团结出版社再版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重新解读切·格瓦拉，同时也是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基于近年来格瓦拉史料的日见丰赡，以及本人知识结构的相应调整，本书对《完美的人》作了很大篇幅的修订，甚至对一些政治问题的解读也作出修正，因而完全可以视作一部全新的切·格瓦拉传。

将自己的精神产品比喻为怀胎十月的孩子稍嫌老套了些。我对于这本书的期待，或许可以比拟为将本就眉清目秀的孩子精心打扮一番，送上“六一”节的舞台，希望有更多的人给予她注视，为她鼓掌，像我一样地喜爱她。这算是另一重的结缘吧！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阿根廷岁月

一、痛 苦	002
二、哮 喘	004
三、母 亲	007
四、微 风	016

第二章 上路吧

一、4500 公里：寻根之旅	026
二、探索之旅	029
三、战士之旅	039
四、目标古巴	057

第三章 情 种

一、女 神	074
二、相知无言	083
三、在爱与欲之间	085

第四章 从军医到少校司令

一、 “格拉玛”号	094
二、 枪	102
三、 少校司令	117

第五章 最完美的混战

一、 第四纵队	128
二、 催枯拉朽	138
三、 举世无双的切·格瓦拉	152

第六章 领导古巴

一、 铁腕	160
二、 挑战风车	174
三、 加勒比旋风	187
四、 游击大师	196

第七章 三巨头

一、 猪湾战役	202
二、 导弹危机	216
三、 裂痕	227
四、 神秘离去	236

第八章 幻灭

一、 刚果河畔	254
二、 布拉格的摇滚	263

第九章 血色星空

一、基 地	272
二、玻利维亚日记	276

第十章 从英雄到符号

一、死亡之美	302
二、他的事业	306
三、安 息	315
四、从偶像到符号	319

第一章 阿根廷岁月



我的歌是大地的古老呼声

——莱昂·费利佩《受苦人选集》

一、痛苦

这个像耶稣一样蒙难的拉丁美洲的英雄，仅凭着痛苦的气质，就足以让整个世界为之折腰。1960年3月6日，在哈瓦那人民纪念“库弗尔”号轮船80名遇难者的集会上，他为世界留下了那张经典的照片：头戴缀着小金星的贝雷帽，帽檐下倔强地卷曲着烈焰般飞腾的长发，成熟的脸庞上，布满刀切斧凿般沉痛的表情。愁眉紧锁，一双原本明亮有神，却因痛苦而变得阴郁深沉的眸子，凝视着远处排山倒海的人民。这是他最常见、最自然的表情。他的一生，始终被迷惘、思索、痛苦所包围，于是，他就总是这副阴郁、深沉的样子。阴郁和深沉，配上高大挺拔的身材、鲜明俊朗的脸形，以及崇高正义的事业、男子汉坚忍不拔的品质，很容易组合为一幅不朽英雄的画像。照片正凭借着这些特质，成为世界上流传最广的一幅肖像。拍摄者阿尔韦托·科尔达说：“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那既坚定又痛苦的目光”^①；世界也永远忘不了他那坚定而痛苦的目光。痛苦是他与生俱来的特质。这个带着先天性疾病^②降生人世，又不幸早早罹患终生痼疾^③的人，很小起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拍照时，他总是面带微笑，以期显得和健康人一般无二。但作家帕科·伊格纳西奥·泰沃却在他5岁时的一张照片上发现他“因哮喘病而穿着平时的服装，

^① 引自法国《世界报》2001年6月27—28日（合刊）文章《格瓦拉照片的拍摄者阿尔韦托·科尔达去世》。

^② 指遗传性肺部充血症。

^③ 指哮喘。



满脸愁容地站在游泳池中。看来他已经懂得，下水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他可能在内心深处感到了自己生理上的弱点。他显得很不高兴……”那时，他年幼孱弱，对造化的摆布束手无策，他的痛苦只能是对个体不幸的悲哀。后来，他长大了，变得和常人一样强壮——尽管他终生与病魔抗争——尤其以意志坚强著称，也曾因爱情、友谊、理想、胜利而绽放孩子般的、“使许多妇女为之动心的带有伤感的微笑”，但痛苦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他。面对着印第安人、麻风病人、阵亡的战友，面对着独裁统治和北方邻国^①的挑衅，面对着理想的受挫和前途的茫然，他抑郁沉默，甚至黯然泪下。这时候，他的伤感、痛苦是为了正义、理想和人类，是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的痛苦。他彻底被痛苦征服，是在生命的终点。1967年10月9日，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窝深陷，像是在苦苦思索，却找不到答案。但他在临死前，带着嘲讽的口气，对刽子手说的那句充满英雄主义的“你是来杀人的。开枪呀！胆小鬼！”却昭示世人，他的痛苦，只是一位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为无法再为理想奋斗所产生的深切痛苦，绝不是一个失败者的哀叹。他是带着理智的自信离开人世的。他死了，痛苦自此从他身上消失。他的死状是那样安详、神秘，以至于让人联想到受难的耶稣基督。但他的痛苦没有真正消亡，而是经由理想主义者们的传播，深入到人类的心灵深处。于是，人类因他的痛苦而痛苦、被他的痛苦所激励、以他的痛苦为符号。他终于完成了福柯所说的“将现实化为符号”的过程，成为一项全人类事业、一种全人类精神的化身。

这个以痛苦征服世界的人，就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① 指美国。



二、哮喘

作为革命者，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最显著的个性魅力就在于，无论环境怎样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顽强的斗志和惊人的毅力。这显然有悖于造物主的原意。从出生起，他就似乎注定是个弱者。这个在橄榄球场上自命为“勇士”^①的小家伙，却往往在“战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因呼吸困难而停下来，对守候在一旁的父亲说：“爸爸，给我打一针吧！”

他是带着遗传性肺部充血症来到人世的。出生没几天，就患上了支气管肺炎。这是个不好的开端。从此，他必须格外谨慎小心，以避免隐伏的病根演变成严重的疾病。然而，这个没有经验、生机勃勃的家庭对此显然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于是，法老的咒语应验了，在小格瓦拉两岁时的一个寒冷的日子，确切地说，是1930年5月2日下午，塞莉亚（格瓦拉的母亲）带着儿子到圣伊西德罗俱乐部游泳。对于这一天发生的悲惨事件，埃内斯托（格瓦拉的父亲）后来回忆道：

5月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
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
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

^① 费尔南多·迪耶戈·加尔西亚主编《切·格瓦拉》第19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11月。



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①

夫妻俩着了慌，忙把儿子送到医院。经诊断，小格瓦拉患上了哮喘。

从此，格瓦拉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哮喘病的折磨。人们普遍认为，疾病对于人的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病夫当国，往往带有阴暗、偏激，甚至暴虐的倾向。哮喘病属于那种十分顽固的病症，一旦沾染，犹如套上一副无形的枷锁，终生不得自由。格瓦拉一生备极动荡、忧劳困苦。经常发作的哮喘，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使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笼罩着一层灰暗的色彩，并让他一辈子“依靠平喘药要胜过依靠枪支”，这难免会造成他个性中灰色的成分。哮喘也使他早熟，正如很多传记作家所指出的，很早开始，他就开始思考生死问题，自视与众不同^②。然而，这一切都由于他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博爱与自我牺牲的品质而得以改变，顽疾非但没有扭曲他的性格，对于疾病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反而在他身上沉淀为耶稣基督般为人类赎罪的勇气与执着。

由于小格瓦拉的哮喘病异常顽固，时常发作。一开始，父母对他百般呵护，尽量让他与外界隔绝。尽管如此，他的身体还是在一次次发病中日渐衰弱。于是，“大人们决定，与其看着他消瘦下去，不如给予他充分的自由。像一只久困鸟笼的小鸟突然发现鸟笼打开了一样，长期闭门不出的、未来的



妹妹崇拜地看着年少的格瓦拉

① 引自林奇《我的儿子切·格瓦拉》。

② “切·格瓦拉的一生，甚至包括他的死亡，都是一场对病魔的抗争。”引自费尔南多·迪耶戈·加尔西亚主编《切·格瓦拉》第19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11月。



切·格瓦拉发现了户外与自然”。^①

小格瓦拉几乎是一边忍受着哮喘的折磨，一边继承着由作为冒险家的曾祖父和祖父开创的乐于冒险、不安现状的家族传统。他“不用马镫就学会了骑马，并在田野里放马，自由玩耍”^②，虽然剧烈的骑马运动，常使得他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除了骑马，他还喜欢骑驴。当初，“祖国之父”何塞·圣马丁就是骑着毛驴，翻越安第斯山去解放智利的。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回忆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是个敢打敢拼的足球运动员，以勇猛和无所畏惧而著名。”为了增强体质，格瓦拉坚持每天锻炼，做体操、游泳，进行其他运动。另外，他常和弟弟罗伯托骑自行车、步行或搭便车出门做短途旅行。他还经常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妹妹塞莉亚吵吵闹闹……

林奇这样评价儿子：“可能是哮喘病使他坚强起来，使他学会控制自己，遇事不冲动，也不受别人左右。也许是哮喘病所造成的痛苦会使病人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识。”顽强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使他将弱者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转化为“强者”永不言败的自尊和坚韧。小格瓦拉性格中强与弱就这样很好地统一了起来。

^① 根据格瓦拉的小妹妹安娜·玛丽亚的回忆。引自《切·格瓦拉》，Jean Cormier著，郭斯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② 根据格瓦拉的小妹妹安娜·玛丽亚的回忆。



三、母亲

切·格瓦拉特立独行的性格，完全可以从其显赫而不乏异类的家族史上找到渊源。

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约萨这一家族的第一个叛逆的人是她的父亲——赫赫有名的胡安·马丁·德拉塞尔纳·乌加尔达（以下简称胡安·马丁）。胡安·马丁属于那种为了理想，不惜与自己的社会背景决裂的热血青年。身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权势人物，他却是激进公民联盟党的早期党员^①，与作为自己社会背景的那个集团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担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律系教授、众议员，还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并娶了一位保守的女天主教徒埃德尔米拉·约萨为妻。他们结婚以后，很快就有了爱的结晶。当已经做了父亲的胡安·马丁赴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同去的除了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卡门、豪尔赫、埃德尔米拉、阿尔图罗。当他担任阿根廷驻德国大使时，女儿萨拉也出生了。1906年举家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小女儿塞莉亚来到人间。

按西班牙习俗，每个人有两个姓：父姓和母姓。塞莉亚父姓为德拉塞尔纳，母姓约萨，塞莉亚则是她的名字。拉丁美洲还有这样的规矩：长子往往取父名，长女往往取母名；为了表示对祖先的纪念，其他孩子则往往取某个祖先的名字。后来，塞莉亚的五个孩子都是按此传统取名的：长子埃内斯托·格瓦

^① 激进公民联盟党是阿根廷1890年革命时期的第一个群众性政党。



拉·德拉塞尔纳取父名；长女塞莉亚·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取母名；次子罗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和小女安娜·玛丽亚·格瓦拉·德拉塞尔纳与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祖父母同名；最小的儿子胡安·马丁·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则与外祖父同名。

当塞莉亚六七岁时，胡安·马丁在一战前夕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和自身疾病的双重困厄下，在欧洲自杀，后来他的尸体被抛入大海。他的离世给女儿塞莉亚留下了伤感而叛逆的影响。他的理想、他的事业、他惊世骇俗的短暂人生，甚至于他生前收藏的书籍、文件、外交公文，无不为塞莉亚所珍视。加上从小失怙^①、无拘无束，塞莉亚的叛逆性格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塞莉亚虽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所专门训练贵族小姐的圣心教会学校念过小学和一段时间中学，但对贵族小姐的清规戒律全不放在心上。她追求外表的入时，本人身材高挑、优美，气质高雅。一双深邃的黑眼睛，透出逼人的超凡光芒，再加上入时的衣着，使她处处显得鹤立鸡群。她剪男式发型，姿态优雅地吸烟、跷二郎腿，开着家里的车子到处乱跑，引来路人注目，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名的领风气之先的女性——自然也是饱受非议的对象。她还热衷于刺激性的运动，经常到庄园里打网球、骑马、游泳、散步。她泳技高超，经常向公认的游泳健将——哥哥豪尔赫发出挑战。她甚至是阿根廷最早乘飞机上天的女性之一。

贵族学校让她学会了烹饪、绣花、编织、制衣。她还学会了法语，掌握了一点点英语和德语，能自如地阅读夏尔·波德莱尔、保罗·维莱恩、斯蒂芬·马拉美^②等人的原著。她同时还是墨西哥诗人阿马多·内尔沃的痴迷者。有趣的是，后者热恋她的姐姐卡门，为卡门写了一些热情洋溢的情诗。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她得以和诗人愉快接触，并促使她亲自动手写诗。

比之塞莉亚的家族，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辉煌家族拥有更多的冒

① 塞莉亚的母亲埃尔米拉夫人于1913年去世。是年，塞莉亚年仅7岁。

② 保罗·维莱恩（1844—1896）、斯蒂芬·马拉美（1842—1898）均为法国象征派诗人。



险家。这个家族曾诞生过新西班牙的总督、门多萨市的创始人，也曾出过淘金者、寻宝人。相比之下，埃内斯托本人显得有些平庸。他毕业于大学建筑系，经商，却财运不佳。从外表看，他两眼深陷、目光温和、中等身材、举止温文，一副小知识分子派头。辉煌家族到他这一代就衰落了，他和塞莉亚的婚姻一开始不被看好，因为人们认为他配不上女方高贵的家族。当然，除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年龄和学业也是塞莉亚的兄姐——卡门、阿尔图罗、萨拉——反对这门婚事的理由。当时，塞莉亚 21 岁，从阿根廷法律上看，年纪还小。为了恋爱，林奇放弃了大学学业，塞莉亚也荒废了学业^①。一度，阿尔图罗和萨拉不愿意谈起任性的妹妹。妹妹自然也不妥协，干脆住到姑妈梅尔塞德斯·拉科罗塞·约萨家里。1927 年 11 月 9 日，这对新人在世人的非议声中，勇敢地结成夫妇。

或许是为了避开世俗的干扰，婚后，这对新人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迁居密西昂内斯省巴拉那河的卡拉瓜塔伊港。他们投资 14400 比索买下一块 200 公顷的土地种植马黛茶。^②

那是一块经由大自然之手精心雕琢的无瑕瑰宝，一方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着天壤之别的宁静的世外桃源。远处，安第斯山顶皑皑的白雪发出晶莹的光芒，与阿空加瓜山无语相对。清澈的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合二为一，冲刷出拉不拉他河宽阔的潮流区。巴拉那河两岸，覆盖着密密的森林，海红豆、伊里奥蒂松、黑月桂、番石榴郁郁葱葱、硕果累累。五彩斑驳的蝴蝶在树叶间翩然翻飞，鸽子、大嘴鸟、灰喜鹊、田鸫整天鼓噪个不停，反衬得密林更加幽静。天朗气清，数不胜数的鹦鹉起起伏伏，幻化出一幅声与色的绸带。

① 塞莉亚因为受不了圣心学校严格的校规，于 1926 年大学预科未毕业时，就离开了学校。家人都认为是埃内斯托帮助她做出的这个决定。

② 关于埃内斯托夫妇购买卡拉瓜塔伊地区土地的情况，有密西昂内斯省波萨达斯的土地登记册为证。该册第 75 卷第 135 页的土地买卖契约上写道：庄园原属于尼古拉斯·阿巴拉罕姆和阿尔弗雷多·埃恰圭所有，由佩德罗·莱昂·埃恰圭为代理人。土地卖价为 14400 比索，第一次交付 7200 比索，余额分两次交付，利息 6%。此不动产可作抵押。

马黛茶原产巴拉圭，故又名巴拉圭茶。后来阿根廷人大量种植此茶，并视之为最喜爱的日常饮料之一。

